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八

集部

淵穎集卷九

元 吳萊 撰

古琴操九引曲歌辭

始予少嘗學琴學之數日曾不能布指爪而辨徵角甚矣哉琴道之遠也蓋予每思古人之去我者久不可復見徒欲想其遺聲遺韻而庶幾或得其心術之所存情緒之所託終以不克而後止是以常咏其辭樂家諸書又或不載或有載者多非其舊且至有聲而無辭甚矣

哉琴道之遠也古者琴有五曲十二操九引五曲者鹿
鳴伐檀駟虞鵲巢白駒本詩也漢魏以降惟鹿鳴一調
僅存十二操者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
朝飛別鵠殘形水仙襄陵古辭或存或亡而存者類出
後世之傳會漢蔡中郎及唐韓吏部曾作十操水仙襄
陵且以其繫於樂工琴師不復採用故今特因琴操九
引復補其曲辭是數曲者頗本於婦人女子仇讎羈旅
幽憂抑鬱之懷君子猶得以少返於古是則所謂琴道

之遠者誠有異於閭閻下俚折揚皇琴聽之則嗑然而
大笑者矣夫何遠哉遂從而具錄其辭

烈女引楚樊姬作

瞻巫山兮崔嵬又江水分委夷草木兮芬芳鳥獸兮號
悲孟冬十月兮森然樹羽野火霓揚兮袒裼暴虎君王
耽樂兮妾心獨苦妾心獨苦兮無使罪予嗟嗟兮國之
無人莽莽兮雲夢有洲甘酒兮厲生淫獸兮禠來君王
耽樂兮樂滂沛妾處深宮兮焉知外嗟鹿與女兮自古

戒之君王亟歸兮匪妾之私

伯姬引魯紀伯姬作

北風兮喑喑雨雪兮漉漉我心兮殷憂東海泱泱兮大
邦為仇平原何有兮廣澤有樹鴻鴈哀鳴兮麋鹿騰鶩
兵車麟麟兮在彼行路疆事弗靖兮委儀章而謀去我
生而存兮日蹙我國我死不瞑兮思不血食父母既沒
兮歸又不得周公有鬼兮曷徼予福我泛兮柏舟蕩蕩
兮中河時歲不與兮可柰何遭此鞠訕兮柰若何

貞女引魯漆室女作

春木兮含英野花兮幽香我何所歎兮我何所憶主少
國懷兮使我悲惻嗟彼女子兮婉婉令姿盛年不出兮
老將逮之嗟彼女子兮無非無儀肉食者謀兮汝何憂
為我蓺我葵兮我藩我圃過客馬逸兮莫之或禦藩拔
葵踐兮饑哺無所廟堂失榮兮婦女為虜悠悠蒼天兮
天道惡盈知我謂我兮秉心獨貞陽和幾時兮霰雪其
零懷貞見疑兮曷其可懲

思歸引齊衛女作

麥秀漸兮禾黍油油越有鳴雉兮粥粥道周朝陽烜然
兮雲霧塞天中道徘徊兮喪我好逌紅顏摧頽兮欲飛
復止縞衣入帛兮既悲且毀禮有未荅兮不敢徇死先
王之懷兮敢辱王子父母鞠我兮胡然棄之宮庭嚴邃
兮迺悶於斯身微節大兮湟不可緇創巨痛深兮隕命
為期我思古人兮我敢失正天命早寡兮匪汝子聘我
歸之思兮渺哉河梁誰謂衛遠兮歸我其航

霹靂引楚商梁子作

步出郭門兮一何蕭蕭念彼古澤兮興言來游山長水
濶兮曠無儔侶天地晦冥兮霹靂做予玄雲兮沍凝急
雨兮滂沱水電兮交加蛟螭兮湧波捷捷業業兮天何
我駘軒軫驕虢兮道不可以咫危顛疾蹙兮物無不靡
側身慎行兮庶無罪悔神龍之歸兮肅然川坻雷公上
天兮挾輶以馳昔何嚙噓兮今何怒為巫咸去我兮誰
其得知

走馬引秦檣里牧子作

白楊刀兮宛魯矛枕戈待旦兮思報父仇父仇既報兮
義不共戴亡命不出兮遁我於隘山高無人兮上無日
星夜聞有馬兮繞屋嘶聲天不祐我兮思追我兵橫屍
都市兮國有常刑我徯以徨兮莫履我發泝澤瀾湯兮
道路超忽我身斯漆兮我軀斯厲所處何危兮命幾一
髮追兵既遠兮孰知其然馬跡在地兮莫辨東西父不
可見兮我志獲伸我死得死兮嗚呼終天

筵篔引漢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浩浩兮洪河有叟一人兮攜壺赴波我急爾止兮無楫
迎汝爾竟汝渡兮爾何所苦龍伯兮馮陵鮫魚兮參差
戕風奔騰兮霧雨渺瀰磨牙吮血兮制汝殭屍爾死於
渡兮柰何乎我我亟從汝兮我死其可毀容惡服兮志
不可回埋魂隕骨兮委命黃泥碣石斬巖兮望不可測
精衛銜石兮曷海之塞曷海之塞兮恨與之平知我如
此兮不如無生

琴引秦屠門子作

山嵯峨兮我車之將水泱泱兮莫之或梁世而溷濁兮
黑白不明干戈日尋兮武夫顏行天寒而燠兮厥有瓜
瓠士賤以拘兮不敢容悅黔首之愚兮爾乃自愚謂儒
可僂兮儒則何辜長纓兮縵胡瞋目兮語難堯舜遠而
兮旦不復旦豺虎咬人兮潔身去亂商雒有山兮晔晔
紫芝嗟彼美人兮跂予望之何世之不偶兮曰安其危
而利其菑天道至此兮我命之衰

龍丘引楚龍丘子作

春花兮亂開秋葉兮滿塔時不再來兮我憂用老久行
懷思兮我歸無所鳥則有翼兮魚則有鬐濤霍有岳兮
江漢斯波徘徊不進兮危彼路岐僕夫告病兮饑馬嚙
其我夢之歸兮吾鄉我里門闕依稀兮墟墓則邇魂神
恟怛兮一夕九徙父母何在兮敢及妻子天陰歲莫兮
北風之寒曰我無衣兮坐不能滄我拊我膺兮摧我肺
肝閔天嗟嗟兮喟其增歎

三彭傳

昔在天地未判之初混混沌沌玄玄黃黃載清載濁實陰實陽水火交運日星乃光爰有神人厥名曰突寔生其間吞吸元精孕胚巨靈上顛下趾肩髀成形口味鼻羶目色耳聲一機既闢萬化則行次有三子受氏惟彭孟琚仲質季矯是名相其居處託彼衆眊私其喜樂潛覷默爭吉凶糾纏禍福搶攘無有唇齒讒言其興無有刀戟積不相能人類用殄鬼怪為朋天下雜擾而欲以

聽直於明庭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問曰朕治天下嘗
以為天下已治矣三光齊明萬物順軌教流民人德洽
遠邇昆蟲喙息草木藿靡華夏蠻貊率我綱紀彼獨童
狡囂昏頑鈍推鄙機心日滋嗜慾鋒起是何人情之大
不美也彼三子者何以敢于亂始歟天老對曰臣不識
也帝盍卽是而詰焉孟琚率爾而前曰自臣之生茫無
識知秉心多慾觸事卽思揣摩顛倒神去鬼來迴翔無
象捩轉九垓莫高匪山隳若阜隨莫浚匪淵規我沼池

貧羸務嗇乘間抵隙巧窮毫髮枚數根茲他人富利視
若已私叢為怨府襲作禍媒墨屎注睛甜痰流漿已苟
可得靡有七遺仲質感乎其容以次進曰自臣有行獨
我勞苦頽然變色赫爾齎怒狹中淺量牯臙鞞腑言槍
暴發氣鞞交鼓霆砰電擊燁燁蓬草搖風動淫毒齊
弩佻浮嘍啗咳唾啗噁誚譏是非顛錯橫豎孰蛙睥睨
孰螳攘股妄恃我強一與時忤千金解仇睚眦為虜世
不我容胡寧可數季矯後至奮而稱曰嗟乎異哉伯仲

之言臣殆不敢以默已自臣之北肆其殺殘按膝危踞
瞋目語難犀渠鶴膝蛇矛荼攢嚼肌洩憤鋏骨求瘕力
可抗虎雄狡弗完射則命中飛走欲殫一言相加六親
無驩兵在其頸髮上衝冠精神燦發魂魄遁奔積骸為
丘流血成丹戰聲未訖敵膽已寒志在我勝疇測吾端
於是黃帝宵若有聞黯然不怡起顧天老復極其辭已
而彼三子者逡巡拱立錯愕失次同辭而進曰惟帝清
問下民鰥寡無益臣雖不言帝之視聽可盡蔽歟盖臣

聞之人生一世本自化樞孰不百年我謂斯須倏其童
幼馴至老枯何頭不禿何體不臞貴榮賤辱利害爭驅
死喪病瘦悲歎囚拏開口笑言能得幾娛縱情恣欲豈
我過踰方其賦形我有軀幹日怵美目清揚雄髯佼大
肩背豐厚手足輕快語音如簧容止若畫市童興嗟隣
媿竊睽是皆自然罔有過害至若疲癯連蹇痼瘵盲聵
步趨如絜顏面弗頤視臣之全生而抱形者百不逢一
孰可倚賴饑羸危窘菲惡困殆褐裘不充藜藿弗暇視

臣之順適而愜體者千不遭一復何怨悔古人嘗有言
曰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則用之山丘之高川澤之卑肖
翹螻蠕華實葉枝時至氣來各有所宜是以人為萬物
之靈而寔用夫萬物豈我之私然則世之所有天之所
樂但知性情何有規獲名車駿乘鞍韉轡絡芳醪美饌
鼎飪纂杓竒聲異伎絃箏粉澤任口醲鮮隨身煜爚此
殆臣兄弟之所喜聞而時俗之所謂憂謹者也嗟乎人
不可以無權權高則廓權降則獲人不可以無勢勢盛

則爍勢傾則縛惟泉濫觴而必達惟火燎原而必灼順
臣者得志而相矜闕臣者逆天而自蝨是故思之不得
而至怒怒之不已而成僂臣猶恐其未足以竭平生之
志騁一己之欲徒大期俛仰而向盡此所以終歲犇跳
而隳轢者歟雖然彼兇而暴世之下愚罹法受戮殘辱
狗猪當其生存恣意所如此通而睿聖人之徒黃馘槁
項饑餓體膚及其沒身併盡丘墟是蓋天下之雜擾者
或脩或短或黔或皙或壽或夭或妖或遭病患或遇禍適各有

天命弗勞人力恒自困於昏睡反謂臣之讒賊而彼衆人方欲以是而聽直於帝庭也孰為直歟於是黃帝乃召天老而告曰自朕之治天下帝揄無道侵欲諸侯蚩尤暴起兵亂冀州太一奉符天一獻謀一戰而勝涿鹿是都槽巢營窟風雨漂搖果菰蚌蛤臭穢腥臊民人告病我是用憂制彼藥餌務為民速彼三子者叫囂雜還兵之不可藥之不及雖欲本其致亂之故用以變之母乃天下終未能盡治歟天老對曰臣聞上古開物之時

天高地下風氣漸張醴泉漢注地膚馨香上飛下行身
有光芒歲久念食嘉穰穰民有爭心變生穉糠爭之
不已殊厥井疆天人既離善惡乃彰彼三子者始得以
自肆其姦而莫之或攘然臣嘗稔其言矣垢也多思宜
於長顧而却慮質也多怒宜於憤世而嫉邪矯也多殺
宜於徑情而直行是誠有害於聖人大公至正之道者
臣則請帝杜其宴安之毒斂其廢痿之機浣其腐腸之
食齧其伐性之媒則彼三子者之致亂猶可及止已何

謂天下之未能盡治歟於是黃帝乃即齋宮累月不親政事經年不邇聲色况兮惚兮而或與方寓謂朋等問道具茨合符釜山且又神游於華胥氏之國天下大治由是三彭不振遂至於亡

為說者曰予聞祝融之子厥有大彭寔居彭城是為彭姓至周有彭人別居庸蜀微盧之間非其後也蓋今三彭氏本在於黃帝之世則又異矣雖然大彭之後有彭祖曾以雉羹享帝帝錫之壽考至八百歲而彼三子者

乃幸人之有過出讒于帝以求享而人用是禍患妖札者相繼此則又與彭祖者果異歟悲夫

潘生傳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塿甃治筐筥又為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瑾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

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
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
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給過所道遇
一女子鴉鬢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
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儻挾我得同歸乎於
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暱日久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
到莊乎及女子上堂見父母攬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

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
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
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
歲丁荐饑鄉閭必離折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
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餐粥吾女實君箕帚妾
也君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
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老度尚可活萬
一母死兩弟儻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

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
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為說者曰凡人自立天地間夫妻子母天屬也人子事
親候顏色具甘脆鞠躬盡力雖生死不暫違去今生自
棄其身饑寒中規奉其母母幸粗延數日命猶念母終
身可不謂孝乎世衰民散獲雜男女或強暴侵陵或謠
詠善淫鮮能自合於禮法者今生偶以塗路相遇皦皦
不污卒辭其婚可不謂義乎嗚呼世之不及此者衆矣

一恒人乃凜然類古獨行君子尚可謂世為無人邪然
生終以老死沒沒視彼妄夸姦佞反以義俠特聞嗚呼
此又何為者耶

韓蒙傳

韓蒙者永豐人家本江東大姓善賈至蒙益蓄善田
踰數萬畝計性樹惇常低首下氣類懦夫女子未嘗
敢出纖芥語鉗制人視歲貧窶鵠餒給鹽米炭死或
給棺蒙鄉里待蒙舉火者或數十家蒙每售田田必過

直與錢且追舊券自算曰某售某田彼欲速我貨今我
入穀田實上腴我欲久有我業又乘人之時詘恣贏於
已毋乃為過貪已乎復召與錢蒙既老謀卜山以葬鄉
人有山最吉即獻山蒙不可蒙諸子遽割園田與山多
寡埒蒙又不可曰我死歸我骨免烏鳶免螻蟻山泉樹
木悉為我有且彼豈或不能自為窳顧藏我乎復估山
所直與錢鄉人不肯受召與飲強授錢乃已自是鄉里
童羣見蒙出必謹曰吾長者凡在東阡西隧田芄然茂

園苑然蕃池孳鉅魚山養嘉木蒙曾不待防護程督利
日歸蒙然蒙頗以財自衛無有妬蒙而思欲撓奪之者
故蒙卒以富饒終其身嗚呼世所謂大富家者豈盡蒙
比耶自其乘時射利血牙腊毒不至於谿壑屬厭不肯
已終不免自陷其身為刑僂之民自蒙處之誠不肯頃
刻安寢食彼方亟肆其術肥家而瘠鄉恫疑噤喝持鄉
社輕重搖脣鼓筆挾州縣短長徒以爭強競得於一時
不卹其後或一世二世三世子孫既已凋喪廬舍既已

摧落田園易主丘木斬伐罔有遺蘖至使鄉里衆人追
數其既往之愆尤曰天定者勝人視蒙獨不可愧耶嗚
呼吾每觀數十年來世衰俗下田力頓耗泉脉寢竭歲
無美禾山恒蒿然池多智鱉不得孳鯤鮪是豈天時人
事相為上下本其人一以貪殘剝磔之行自戾於天不
有天蓄必有人殃而天特有以默勝之耶然而天下多
故閭里益騷糠粃不克衣裳褐不掩脰悲憤姦悍而欲
競洩其毒以逞莫之底止是果世無富民長者耶嗚呼

幸使吾鄉里知有蒙也可以勸

為說者曰予聞潁川白晉言如是晉嘗宦游其鄉至蒙家蒙具水陸魚鱉羹時新蔬菰醢醬葱漆烹淪調齊執酒漿獻酌拜跪恒中禮一發言必及於善毋衡遇它過客盡然此殆富而好禮者乎晉北產惇樸不妄人也故蒙之行事實可傳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

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
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
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
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
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
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
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

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
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
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
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
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蠖蠕根莖浮
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
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
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

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猶嚮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

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
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
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
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
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
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
以非時而暫發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
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

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窅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

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所謂其歲時之不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

南海蓋禹貢揚州之南境春秋戰國時地本百越至秦始通而尉佗王者五世漢元鼎中南越平立南海等郡屬交州治蒼梧建安中徙治南海吳孫權初割交州立廣州而南海郡屬廣晉因之宋以後江左州郡析置不一至唐即以南海郡立廣州永徽後嶺南五管悉隸廣府咸通中復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唐末迄五代南漢劉氏據之及宋初而後平今廣州上路領縣七番

禺秦縣南海增城漢縣新會清遠隋縣東莞唐縣香山
宋縣廣大府也山水人物古蹟之灼然可紀者夥矣粗
載其大略于篇

番禺山在番禺東近城兩山相屬高丈餘山海經黃帝
生禺號禺號生禺京處南海一日二禺山或云黃帝二
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制黃鐘宮遂隱此山

五仙觀山在子城內楚高固時有五仙人人持穀穗一
莖六出乘羊衣羊具五方色遺穗州人羊化石仙人騰

空去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
象鞭精緻鄭綯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
臍隱起海魚蝦蟆周匝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
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浮丘山在南海西本羅山朱明之門戶浮在水中篙痕
宛然今去海四里有葛洪珊瑚井洪煉丹海神獻珊瑚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

得金鯉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
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歷間哥舒晃叛廣州討晃夢神人
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掛幡

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遽涌
時有五色小蛇蜿蜒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
始皇嘗遣人訪安期生或云子城東有安期生蒲礪溪
礪中產菖蒲一寸九節食之仙

任囂墓山在西城內囂秦二世時南海尉病召龍川令

趙佗使行尉事囂死秦亂佗竟自王

越王臺在大城北尉佗築西有越王朝漢臺歲時望漢
拜兩臺踞山巔屹然山有達磨泉達磨自天竺航海至
指其地曰地有黃金萬餘兩貧者力鑿得泉達磨曰是
可銖兩計哉今海水鹵鹹泉最冽

越王趙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鷄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
嶺佗葬輜車四出棺壙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
瑜訪佗墓莫能得獨得王嬰齊墓珠襦玉匣玉璽金印

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
悉璃玉押金飾後瑜攜劍經
贛上飛上江水

南越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城內
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
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
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
有筆授軒大硯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廣譯經出此硯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眊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

越井崗在南海南一曰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葛稚

川妻嘗行灸南海善灸贅疣唐崔焯遇姑得越井岡艾
南漢劉龔號玉龍泉禁民不得汲

石門在南海北山夾江對峙如門漢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越先將精卒陷尋峽破石門東有貪泉晉吳隱之刺
廣州酌泉賦詩處隱之北歸家人攜沈香一片覺投香
江中

漢徵士董正墓山在番禺東正州人清白不羣晉隆和
中太守袁彥伯求其後旌之

馬鞍山在番禺北秦時望氣者言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山狀如馬鞍漢伏波將軍馬援嘗駐兵山岡每風雨晦冥聽之若有軍聲殷然

盧循故城在番禺南城小洲狀如方壺蓋循故居處今盧亭夷人男女椎髻俗採魚蠺藤竹又有龍戶一曰蜚戶舊傳循字元龍此恐循遺種五月一日禁水蜚戶不設網罟

石鼓山在東莞南山有石如鼓鼓鳴世亂兵起盧循東

寇隱隱有聲

金牛潭在增城南本增江水潭有金牛晉羅公釣得金
絳牛從絳出見人復沒斷其絳得一尺義熙中周靈甫
勇掣得三尺唐韓文公宿增江口有詩示姪湘

甘溪在南海東晉廣州刺史陸自西北百餘里築堤潴
水給城南漢劉氏闢甘泉苑汎杯池南有陸公亭故基
夾溪種刺桐木綿花開殷艷如畫

博大山在番禺東山有盧循母檀氏墓東南有盧瑛循

浮海與吳隱之戰立烽堠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
刺廣州遣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沒執紉者耳盡痛

馮盜墓山在新會北盜世為南越首領祖父寶守高涼
聘譙國夫人冼氏寶死冼懷集百越斬歐陽紇陳紹冼
鼓吹麾幢至盜三世武德中盜將南越衆附唐

赤石岡在番禺西南山色赤如火然唐有扶南人請以
黃金萬鎰市山發寶藏刺史韋明曰南州鎮山也弗許
景泰山在番禺東北山巍然聳拔下為越溪唐景泰禪

師卓錫處古有七仙人守山後發得石履二古鏡一紹興間風雨山裂又得唐天寶時銅鐘並藏寺中

黃雲山在新會北唐一行禪師來游此山黃雲自山出如金輝映衣袖遂卓菴山巔弟子至者餘五百人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銛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故物

金芝巖在清遠北唐天寶間望氣者言南海東南內有
靈山發金草遣使得金芝二十四莖錚然作金鐵聲

黃巢磯在清遠南黃巢寇廣州殺李侶覆舟處

西樵巖在南海西南巖有石室石珠飛瀑如瀉下為玉
女淘沙灘漉梨泉龍泓九真洞歲時恒禱龍龍泓占風
雨雲氣南漢時有烏利仙迹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邵廷珣造廷珣劉氏
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

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
守已而宋師至廷珣將舟師出洗口銀疑廷珣必叛殺
廷珣禹餘宮漢離宮九曜石在西城內城有湖長百餘
丈水凝綠列石嵌竒突兀類太湖靈壁者九南漢劉氏
集方士煉丹處

蘇文忠公古舍利塔在東莞西資福寺羅漢閣狀若覆
盂文理類芭蕉五色備具蓋古佛腦骨也比丘祖堂夜
夢赤蛇吐珠白壁上旦果得舍利建塔公自作銘以實

之

東坡泉在西城內天慶觀蘇文忠公初鑿得一石狀如
龜泉涌出號龜泉清冽亞達磨泉淳祐間經略使方大
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仙女灣在香山南海中宋益王昱南遷泊仙女灣丞相
陳宜中欲奉昱犇占城颶作昱殂葬香山宜中遁殿帥
蘇劉義追宜中不及夜有火燒仙女灣舟艚幾盡

崖山在新會南山有兩崖對峙海潮出入宋紹興間嘗

置戍衛王曷南遷結營崖山海中海水鹹級道斷天狗
墮海聲隆隆如雷丞相陸秀夫朝服抱衛王沈海文武
嬪御從死者萬數

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碣州山有三十六嶼山
民業魚鹽不農宋紹興間招其少壯置水軍嘯聚遂墟
其地今有數百家徙來種諸芋射麋鹿時載所有至城
易醯米去

為說者曰東陽李生自海上回為言南越事山川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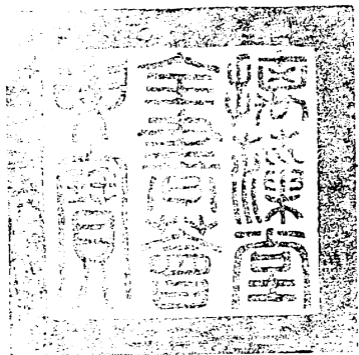
悉有可考者夫南越本一州地自秦漢以來始通尉佗
之自王劉龔之專制亦嘗自同中州崛起數代至於天
下盡一而後能有定豈不以其山海之險遠故哉當今
廣為大府自江嶺而上經大庾闕隘之高峻自閩徼而
入過潮陽嵐路之稀遠自牂牁而下則又將歷灘江湟
水瀧石之崑嶸黃茅青草炎瘴襲人毒蛇猛虎山谷盤
踞是故世之仕者恒未嘗願至至則常數期日而或不
足以償其苟且塞責之心然而晴天勝景山霾開而海

氣伏珍禽嚶鳴異草叢生花有素馨朱槿果有荔枝龍
眼檳榔蒟醬之屬芬香艷冶鮮甜爽脆魚鷄蜆菜堆積
於市酒支數年苟能順其風氣時其調適宜若無間於
中州至於控制山獠壓服海外大蠻夷歲時蕃舶金珠
犀象香藥雜產之富充溢耳目抽賦帑藏蓋不下鉅萬
計又必賴夫涕泣還金之吏而後有以愧夫輕生好貸
之俗厥任至重故常劇於他郡而必欲其稱職是又豈
得以其險遠之故毒瘴乘之而或略於民事者哉然則

世之仕者勿以其險遠可忘必圖其政山海之氓勿以
其險遠自恃必奉其法度此則天子堂陛之間即為廣
府誠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自秦漢通路以還南越幅員
數千里莫不自歸於經理撫綏之中至唐而後列為五
府廣府寔大山深峒惡民頑俗獷草搖風動常必德懷
而威懾之然後自已間者一時山峒顛顛無所覺知之
氓弄兵潢池假息湯釜至使父兄弟脩城柵繕壕塹
晝夜鉦鼓凜焉若鉅敵之壓境訛言相驚繼之朝廷以

是而厲法令做盜賊修馬政禁兵器是雖一指疥瘍之
微而徧身猶或為之不寧者蓋久而後克有定此豈可
以輕視南越一區之地而不深戒其山海之險遠者哉
嗚呼今之所紀者山川故在人物則悉已往而不可復
追矣遂因及其風土政事之槩者著于末簡苟有觀者
曾可謂為晉宋少文之卧游云爾哉予故得以具論之

淵
穎
集
卷
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張德疇

謄錄監生臣周元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穎集卷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九

集部

淵穎集卷十

元 吳萊 撰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
刑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焚夷始出以

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
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
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

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
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
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
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
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
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
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
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

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
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
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
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
以常負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
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
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
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

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僂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

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
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
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宇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
得之自其即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
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
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
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

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桀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唐季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

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紂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

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詰玉靈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是假爾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決者而玉靈無所徵雖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靈

辭

予昔日之有事兮曾端策乎元龜
度揭我以吉繇兮曰
遠行之不疑志因循而弗立兮
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奮
而復蹶兮豈玉靈之獨吾欺
惟玉靈之神聖兮諒天道
之秉為練時日之臧否兮
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
壽兮撫芳苓以教嬉
遽清江之授節兮竟豫且之見羈
將靈繹其果獵兮爰眠高乎卜師
矧梁米及夫梯黃兮
幸鑽煖而無遺真
古今之至寶兮寔誠敬以自持
曷玉

兆之罔信兮匪巫咸其孰能詰斯嗟童髻之我恪兮展
素書以延竚歷壯志之未及少試兮迄環堵之恒處彼
周路之砥平兮喜掉鞭而騰翥此崑谷之險幽兮閱蓬
蒿以羈旅况卑污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
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宮羽言無徵而悉合兮行無實
而畢舉用靜作之在人兮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
而地下兮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
為聲當耘耨而務植兮迨負擔則資羸每叫號而銜鬻

兮競馳騫以交爭紛燕南而越北兮特蹢躅而不行顧
秦肥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櫻窮心思其恣橫兮罄利
欲之搶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曾不足以應夫萬有
之異情粵陰陽之雜糅兮肇品庶之馮生宜洪纖動植
之散殊兮實豫定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徹兮却
釁被乎厥靈苟厥靈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鏗胡文章
之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竭汝精信乎不內而務外
兮故卒與俗而咸謚為氓自玉靈之有言兮庸一泯於

至默雖吹蕪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
兮孰體色而墨圻楚靈投詒而終不汝畀兮闕朗豫占
而任德茲一息之尚存兮幸五官之識職諒用舍之無
與於已兮庶藏脩之是力柰自治之不勇兮敢罔稼而
欲穡毋謂龜策之不能以知事兮極神靈之不可測

竄宜楸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蓋竄之乎予每怪夫病之

亟矣惟睡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
紛拏膠擾不遑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
竄宜楸辭

伊我生之多病兮迺獨處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
身心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吾夢之宴如等百年
為一指兮謂八極其遽廬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譏斥
其不可雕朽何儆戒之遽忘兮恐宴安之或踰豈宜楸
之每為我崇兮竟淫醜其逃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

自陷於非夫惟枯瘠之若茲兮卒戰競而自勵凜形骸
之欽肅兮召魂魄之迷潰竦志矛而汝擊兮充氣楯以
為衛抗槁梧之不復瞑兮麾狂藥而弗濟拔妄華之根
撥兮斂邪壘之譏誠尸蟲穢雜而不黨兮病豎纏綿而
何瘳歎天地之一清兮赫聖賢之吾對湛靈扁之寂然兮
蘊妙蹟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信茲
魔之釁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
我瘡兮柰平居之鮮懼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

殘迄旦為之見桔兮徒夜寢之能胖曷畀我以宵嘆兮
思濟身之艱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俗變之相干
顧嗒然而欲一隱其几兮懼純素之弗完文儒或弛其
名譽兮劔士寢喪其怒瞋尚喧亟拏攫之盡去兮寧呻
吟吟嚙而增昏信默默而時化兮直縣縣而道存吾何
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陽之交會兮特感變
之所起宜正噩之有占兮實祲輝之相倚緬古莽之睡
矇兮復昇落之跳觥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覺之非是

歛吹執乎死灰兮恍撓清於止水雖形接而謂夫皮膚
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
雲霧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霆之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
庾兮賤何辱而遽躋朱紫信苦樂之相乘兮罔動靜之
可弭謂靜定之可以自勝兮辛勤勞而弗已誠道真之
不至兮故徒與世妄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楙
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兮收視聽而與謀儼聰明之不
我壅蔽兮愈泮魚而優游要虛憍之盡黜兮俾菑孽之

日瘳惟真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何求縱我夢之或可
少徵兮吾又何得乎黃帝與孔丘盼晴牕而笑傲兮發
蠹簡以歌謳願宜楸之一竄以不復兮用稽首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
教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
也然而樂辭不傳後有博古閱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
顯託而補其辭凡八章

載民一

於赫顛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羣物與淪俗無上下親
孰父子爾駭爾揜孰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
無作聖人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
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興氣以陽發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
民曰息靜安其性動職是職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

爾火蚌蛤果蔬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
施

遂草木三

邈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浮斯芟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
豐爾茁標山砮川撐皮採實火無熾炎水無浩洋狡蟲
斯伏鷲鳥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庶嗟吾何思維聖之
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出于田矧我勞勩思我瘠捐揉木耒之剡
鐵耜之天雨澮之時風耔之維糜維芑維稻維梁弗爾
穢莠亦弗蓄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育焉孰焉自古有
年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犬雞巷中麻
麥畝首貨財既來什器孔有卧則吐吐食則吁吁饑則
求食飽則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

敬

建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
獸文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
弗燭無險弗砥黎獻共臣蚊蠕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
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崑崙天靈被跡乾曜合元孰來蜚龍孰

度七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歷
既正機矩迭乘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
忒

總萬物之極八

自有聖人我革鴻荒何毛何血曷弁弗裳維聖人富維
聖人壽聖人之厚萬物之皞熙熙乎和皞皞乎大道有
自然德無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甃欽茲念哉天下攸

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
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
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
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
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
世代歷紀者尚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
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徙要皆不能以必得
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合乎上德依乎下

恬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凜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籥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

蓋近而英咸韶濩遠而中拂鞞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
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
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
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
蜀一黥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鏤石崇牙列簾足
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
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
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渣滓者無復可見而

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獲
擾舉聲號呌杯盤狼籍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
會賓客讌飲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
者耶此予重有取乎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
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
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
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襲
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未造而猶可以得返

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
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珍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珍父卒家凡歷六朞始
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
昭於時乃作茲誄用相其哀誄曰

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
也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卿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

戚里融振儒聲逖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
旌信茲苗盾何代弗榮播爾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
視抗作京靖念爾祖榮科騰英敷厯州縣執持憲刑鴻
蹠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措挺實棟
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
遠家羶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偉
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儒後先搜
擿章指孰王非網孰聖弗髓發揮義殊談論蠡起恣觀

百家涉獵衆技儒墨交戟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
否薄海內外華戎遐邇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
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咫尺涵浸潤岷嶓岵岵君
不自能蔚為秀士立辭摛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壯聿有
時譽矧學之欲弗據要路緬爾祖德敢憎我故熾爾學
業肯隨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懣犇鶩
彼哲此薰揮霍吞吐聚焉風雨散若雲霧孰玉弗雕孰
金弗鑄匠般何人文梓弗遇喏哉數竒得此遲暮誰非

退鷁誓不脫兔我擔我簷爰告我渡我吏其儒律我章
句彼賢非賢孰妬弗嫠菰城甫里雪浪烟樹人皆儒顯
我獨儒誤君何不淑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寐無寤千
載一朝畀彼丘墓伊昔大化乃形爾身既具四體孰儲
爾神何言何默既笑既顰何冠何履被服襍襍孰羸爾
學使爾有聞孰嗇爾仕忍不少延維其生之天闕弗完
豈如無生宵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
是天淵愚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污者寵藻麗弗宣顏馬

蹇剝至老乃遷劉晝擯斥厥有詆言言念君子過彼二
賢嗟嗟奄迫命不可攀蓋予羈紲曾奉顏色爰受君詩
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年德我心爾諧略我儀飾我
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茲衽席陳薦酒肴翻倒
琴榮一年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遽離久不我即我邨于
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溝我洫鸞鳩搶地我覆我翼
曾是茲秋嘉節是逼柰以賞心強欲登陟滿天陰雨被
簑著屐故交何有獨不遑息剗然長嘯崑谷罔覲慘悽

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豪特新亭之里痛此窳
窳我今誅茲玄石弗泐嗚呼珍父是用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
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
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
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
遺漏甚衆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

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
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
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
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
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
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
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
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皋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

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
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
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
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
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
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
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
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

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

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
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
秦人恃法而寢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
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
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
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
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
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

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
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
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
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
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
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
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

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略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

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
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
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綜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
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
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
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
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
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敷要皆

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惜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韙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

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
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
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
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
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
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
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佞妾劫之以敗
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

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之偽而不由於誠學術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

誤又豈不以國榮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彊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

其讒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庸見諛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蠱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懣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

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
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
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
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
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
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

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闓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

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
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
徒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
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
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
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
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榮逆料其戰守者不一
而足是將願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為儒者陳

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箠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

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比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王輿地會元之

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喞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

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
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
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
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
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
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
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

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
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
夫

淵穎集卷十